

系列万里腾九龙

# 龍騰九萬里

(中)



蕭瑟 武俠 精品 系列 太白 文艺 出版社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I248  
16  
(2)

龍騰九萬里

中

龍騰九萬里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第十四章 着着争先 .....	( 317 )
第十五章 深谋远虑 .....	( 329 )
第十六章 真相难明 .....	( 356 )
第十七章 凶险莫测 .....	( 381 )
第十八章 邪教至尊 .....	( 410 )
第十九章 铁心孤客 .....	( 428 )
第二十章 幻魔剑法 .....	( 452 )
第二十一章 武林秘辛 .....	( 475 )
第二十二章 武当叛徒 .....	( 500 )
第二十三章 身世之谜 .....	( 523 )
第二十四章 骇人听闻 .....	( 546 )
第二十五章 图穷匕现 .....	( 570 )
第二十六章 李代桃僵 .....	( 594 )
第二十七章 千钧一发 .....	( 617 )

## 第十四章 着着争先

龙中宇肃然道：“有关于贵派的覆亡危机，以及整个武林的安危……”

此言一出，那四个道人全都大惊失色。

无尘和逸尘面面相觑了一阵，问道：“龙大侠，你……”

龙中宇肃然道：“在下并非虚言，请道长带在下去一见贵派掌门！”

无尘道人见到龙中宇的凝肃之态，不敢再问，说道：“本派由于上代掌门玄天师伯骤然仙去，一时没有留下遗言，到底是由谁继任掌门……”

龙中宇问道：“在下来武当时，曾经听说贵派是由避尘道长继任为掌门，怎地……”

无尘道人颌首道：“大侠之言不错，避尘师兄是敝派最有希望继任掌门之人，但是这要由五位长老磋商之后方能决定的……”

他话声顿了顿，又道：“由于这次剑会事关重大，避尘师兄既是本派应选的剑会主盟剑手，自不能就此接任掌门之任，因此五位长老会商后决定等剑会完后再推选掌门……”

龙中宇道：“你这么说，目前掌握整个武当所有权利的是那五位长老了？”

无尘道人颌首道：“大侠之言不错。”

龙中宇道：“好，你带我去见他们。”

无尘道人沉吟一下道：“五位长老各有职责，若是没有重大之事，绝不可以扰及他们，否则……”

龙中宇凝肃地道：“无尘道长，此事有关整个武林的大势，绝不容有丝毫忽视，在下必须一见贵派的五位长老。”

无尘道人为难地道：“可是……”

龙中宇沉声道：“如果贵派长老怪罪，在下可以担待得了，道长你不必担心。”

逸尘道人没等无尘道人说话，道：“师兄，此事非同小可，如果你不愿去，还是师弟我带龙大侠去见玄玄师伯……”

无尘道人摇头道：“不，你还是在这守着，由我带龙大侠去丹房敲钟求见玄玄师伯。”

他话声一顿，道：“龙大侠，请随贫道这边来。”

龙中宇随着无尘道人向山上奔去，一路上他都因心中有事，未出一言，只是默然疾奔。

无尘道人侧首望了他好几次，每次都看到他面容凝肃，默然不语，也就闭上了嘴，没敢继续追问下去。

他们两人沿路疾奔，很快便过了山腰，不时可看到建筑在松林后或竹林旁的观院，此外还有一些身着道袍的年轻道士立身道旁，观望风景，充分显出一片悠闲之态。

那些道士见到无尘道人带着龙中宇沿路飞奔，齐都诧异地转首望着他们，可是无尘道人脸色沉重，也没跟那些道士打过招呼。

龙中宇沿路上看到的道士至少有一百多人，还有许多隐现在绿荫后的红墙，他诧异地忖道：“今天是武当举行剑会的日子，怎么整个武当连一点戒备的情形都没看到？那些道士行动缓慢，一副悠闲之态，似乎没把这次剑会当成一件大事……”

他正想到这里，已听得无尘道人回头问道：“龙大侠，贫道实在忍耐不住，想要请教你一些问题……”

龙中宇一看他问话的神态，立即便晓他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他心念一转，道：“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在下可以答复，有些问题连在下也不大清楚，在下就不能作答了。”

无尘道人脚下一缓，深吸口气，问道：“贫道记得龙大侠你上山之时，并没像现在这样忧心忡忡，偏偏见过乙木师叔之后，方才如此，莫非此事有关乙木师叔……”

“不错！”龙中宇听到无尘道人如此一问，不禁对他另眼相看了，他闻声领首道：“道长你猜得不错，此事与令师叔有关。”

无尘道人脸色微变，脚下一顿，道：“莫非乙木师叔已经背叛了本门？”

龙中宇摇头道：“不，令师叔仍然忠心贵派，背叛者乃是宫北斗！”

无尘道人愕然道：“什么？宫……宫师叔也牵涉在内？”

龙中宇苦笑道：“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为他们背叛贵派之事苦思不得其解……”

“这真是不可能的事。”无尘道人喃喃道：“贫道真是不敢置信……”

龙中宇吁了口气道：“在下晓得你不会相信，这件事本来很难令人相信的，所以我才不愿告诉你。”

无尘道人嗫嚅地道：“龙大侠，不知你如何晓得……”

龙中宇道：“你是说我有什么证据？”他望了望无尘道人一眼，道：“在下曾在武昌亲眼见到令师叔乙木道长被宫北斗与衡山叛徒金臂剑魔任明杰共同合击，坠入长江，而遭任明杰擒住，可是这次我见到令师叔，他却截口不提在长江之事……”

无尘道人恍然道：“哦，原来是这样，龙大侠你才对乙木师叔起怀疑之心？”

“并非仅只怀疑而已！”龙中宇道：“在下已可证实眼下留在山上的乙木道长乃是金臂剑魔任明杰易容装扮而成的……”

无尘道人听龙中宇说留在山上茅舍中的乙木道长，系“金臂剑

魔”任明杰易容改扮的，不由惊道：“那任明杰真是胆大，竟敢闯上我武当山来，公然易容成乙木师叔的模样……”

他话声一顿，问道：“不过，他既有这个胆子并且也将敝师叔的动作学得很像，龙大侠你是如何看得出来的？”

龙中宇道：“这很简单，一个人纵能模仿另一个人的动作谈吐，对于他人的武功是不可能全部模仿的，在下一发现情形不对，便出手一试他的武功……”

“啊，龙大侠果然不愧是江湖上成名的剑侠，单凭这份机智便是无人能及！”无尘道人说道：“贫道在敝师叔上山时，也曾发现他跟以前不尽相同，以前师叔已够沉默严肃了，但是他现在更加变得孤单沉默，当时贫道深觉奇怪，却不敢追问，原来并非是贫道的错觉……”

龙中宇听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才明白无尘道人方才带领自己去见乙木道人时，脸上浮现的奇异神态，敢情是他惟恐龙中宇会触怒乙木道长。

此念一生，他顿时对无尘道人增加不少好感，笑了笑，他问道：“无尘道长，你下过山没有？”

无尘道人脸上一红，摇头道：“贫道天资愚笨，虽然跟随家师十六年之久，却一直在艺业上没有多大成就。所以家师不许贫道下山，其实贫道却也颇为羡慕龙大侠你那样快意恩仇，仗剑行侠的江湖生涯……”

龙中宇轻轻地叹了口气，道：“唉，其实江湖上险峻处处，稍一不慎，便落得身首异处，还不如像道长这样无忧无虑地山上静修的好……”

“龙大侠！”无尘道人问道：“依你的看法，贫道的武功是否可以到江湖上去闯荡一番……”

龙中宇道：“道长的武功在江湖上足可去得，倒是江湖经验不足，对于那种在刀口上舐血的日子，依道长的个性，恐怕不好

过……”

无尘道人赧然一笑道：“家师也是这么说我，其实我倒是很想到江湖上走一趟的！”

龙中宇侧首望了望这个已近中年的道人，暗暗地叹了口气，忖道：“人就是这样，在山里住久了，便向往山下的尘世，若在浊世呆久了，却又想回到清静的山中，这种天性，不但常人有，甚至于连修道十多年的道士也会有，可见得人性中是有许多弱点……”

他想到这里，突然有所感触，忖道：“或许那天心教的教主深深地明白人性中的弱点，这才针对那些弱点下功夫，驱使许多人背叛他们的门派……”

他沉吟一下，问道：“无尘道兄，令师是哪位道长？”

无尘道人答道：“家师玄机，也是本门的五位长老之一……”他拍了拍手，道：“这件事我需要先禀告家师晓得，不然……”

龙中宇摇头道：“这倒不用了，在下只要一见贵派长老院中主持长老，他必会通告其他四位长老，令师当然也就知道了……”

他笑了笑道：“不过，这件事关系甚大，我想他们绝不会就此偏信我一人之言，而要亲自调查一番，才能作出决定。”

无尘道人颌首道：“他们一定会这么做。呵，龙大侠，事不迟疑，我们快走吧！”

他们俩人又开始往山上行去，走了约有十多丈远，无尘道人指着远处道：“龙大侠，你看，那便是此次比剑的会场。”

龙中宇顺着他的方向望去，但见约有二十丈外，一座金碧辉煌的高大观院峙立着，一排排的屋脊栉比鳞次，蜿蜒而去，傍着山脊而建，也不知道有多少房屋。

在那座高大的观院前，有一片宽广数十丈的大土坪，看来是全部经过人工开辟出来的，不然围绕在土坪边的树木不会只有人高，也不会那么整齐。

此刻，在那土坪的正中，搭着一座座的木台，台上还张着青色

的帐篷，随着山风的吹拂，那些帐篷不住地上下晃动。

龙中宇的眼力很好，却由于被挤在帐篷下的人群给挡住了，看不清楚被帐篷围绕着的比剑会场。

无尘道人说道：“这次上山观看剑会举行的各派弟子，约有二百余，不但少林来了人，甚而连长白、天山都有人来，早四天之前，我们的客房便已住满了……”

龙中宇自嘲地一笑，道：“倒是我这参加比剑的人来得最晚。”

无尘道人说道：“龙大侠，你迟至今日才来，确实使得玄海师叔非常着急，还是贵派郑大侠一力保证，说大侠你绝不会弃权，师叔才放下心来。”

龙中宇暗忖道：“他们又怎晓得我在这几天内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若非是我的运气不错，根本连武当的山影都看不到，别说是来武当参加剑会了。”

无尘道人见他没有说话，又道：“贫道倒是觉得非常奇怪，为了大侠你的迟迟未来，宫师叔还为你作过担保，保证你一定会准时赶到，并且还禀告玄海师叔，把你的那一场比剑改在明日上午举行，这是什么原因？”

龙中宇也懒得跟他多说，因为他若要说出宫北斗为何那样“好心”，必然要把整个事情的始末说了出来，那需要费多少时间才说得清楚？

是以他只淡然一笑道：“宫北斗那么做，也许有他的原因吧，这个在下也不明白……”

他生怕无尘道人继续追问下去，连忙把话岔开，问道：“华山派的何女侠来了吧？”

无尘道人点头道：“何女侠在你去见乙木师叔时已经上山了，她的样子好像很不高兴……”

龙中宇苦笑一下，还没说话，只听得身后传来一声招呼之声，道：“喂，你也是武当派的？”

龙中宇转过头去，但见不知何时，身后六丈之外，站着一个身穿红衣，头上梳着一根冲天辫子的童子，敢情正是他在山下小镇上碰见的红孩儿季鹏翔。

此刻，季鹏翔腰带上插着一柄镶着珠玉的短剑，瞪着圆溜溜的乌黑眼睛，凝望着龙中宇，一瞬也不瞬。

他的脸上充分流露出惊奇之色，愕愕地望了一下，问道：“喂，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龙中宇原来还以为季鹏翔已经认出自己便是在那小镇上找他麻烦的人，谁知季鹏翔却突然说出这么一句使人啼笑皆非的话来。

龙中宇耸了耸肩，道：“喂，你知不知道你长得也很漂亮？”

他这句话一出，使得站立一旁的无尘道人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红孩儿季鹏翔瞪了无尘道人一眼，道：“牛鼻子，你笑什么？”

无尘道人尴尬地道：“小施主，贫道难道连笑的自由都没有了不成？”

季鹏翔道：“当然不是，不过你却不能在这个时候笑。”

无尘道人问道：“为什么？”

季鹏翔道：“你现在当着我的面前笑，岂不是摆明了笑我，我当然不许你笑。”

无尘道人无可奈何地道：“好，贫道不笑就是了，小施主，你不去看比剑，来这儿做什么？”

季鹏翔皱了皱鼻子，嘴角一撇，道：“我还以为那比剑大会有多好看呢，原来只是个女人跟个猴子在比划，那有什么好看？”

龙中宇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追问，立刻便晓得此刻是何素月跟燕白在比剑。

他暗暗摇头，忖道：“这孩子真是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到处惹事，到处闯祸，他的父母也能放心让他出来，不怕惹出乱子……”

无尘道人听到季鹏翔形容得好笑，忍不住笑了出来，季鹏翔又是瞪一眼，道：“牛鼻子，你又笑什么？”

无尘道人问道：“红孩儿，你说女人比武不好看，可是你的姐姐不也是女人吗？”

红孩儿季鹏翔不屑地道：“呸，那个女人怎能跟我姐姐相比？凭她那个样子，给我姐姐当丫头，我姐姐也不愿意要她呢！”

龙中宇脑海之中，立即浮现起那白衣少女的婷婷倩影来，他暗自思忖道：“她的脸上时时刻刻都蒙着一层白纱，使人看不透她的真正面目到底是怎么个样子，不过这孩子是她的弟弟，必定看过她的面目，听他这么一说，想必那玉观音该是美得不得了啦，不然以何素月姣好容貌，也不会被他瞧不上……”

他正在这么想着，已听得无尘道人问道：“小施主，令姐真的那么美……”

季鹏翔嘻嘻一笑，以两只手指在脸上不住地括着，道：“羞羞羞，牛鼻子，不要脸，羞羞羞……”

无尘道人曾经在玉观音季若薇上山时见过她一次，当时他便为她蒙着白纱的神秘模样感到不胜好奇，由于那份好奇心，他才会有此一问。

谁知季鹏翔竟会羞起他来，顿时，他的脸上一红，叱道：“不许胡说，不许胡说。”

“哼！”季鹏翔皱了皱鼻子，道：“我偏要说，羞羞羞，牛鼻子，不要脸……”

无尘道人脸孔涨得通红，叱道：“你敢再说，贫道……”

季鹏翔双手一插腰上，小胸脯一挺，道：“哼，牛鼻子，你要找小爷打架？嘿，别人怕你武当派我可不怕，我是天山派的，天山派就比你们武当派厉害得多。”

无尘道人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此刻若是换一个人对他这么说话，他一定毫不犹疑地挺身而上，以命相拼……

可是，偏偏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孩童，对一个不满三尺的童子，他又能怎么样？

龙中宇看到无尘道人的窘迫难堪，晓得自己若不说两句，他就下不了台了。

于是，他拉了拉无尘道人的袍袖，道：“无尘道长，不必跟一个孩子计较了，我们走吧！”

无尘道人摇头苦笑道：“他在上山的时候便找了我们不少麻烦，哪知现在却又……”

“好了！”龙中宇道：“我们走吧，不要理他便行了。”

季鹏翔嚷道：“喂，学人讲话的人，你不把话交待清楚便敢一走了之？”

龙中宇脸色一沉道：“你要我交待什么？”

“嘿！”季鹏翔把头一歪，根本不理他那一套，道：“你学小爷说话，说完便溜走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龙中宇道：“看你这样子，莫非你还想留下我不成？”

季鹏翔道：“嗯，你非要向我赔罪不可。”

龙中宇道：“孩子，你太放肆了，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季鹏翔道：“这是武当山，谁不知道？嘿，武当山又怎么样，惹得小爷恼火，小爷照样放一把火给烧了！”

无尘道人吓了一跳，道：“你……”他急得连话也说不下去了。

龙中宇剑眉一竖，道：“季鹏翔，你的胆子好大，你想要我打你一顿才舒服是不是？”

季鹏翔微微一愣道：“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他随即怒道：“什么？你要打我一顿？来，看小爷可怕你！”

龙中宇看他那样子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忖道：“这孩子顽皮透顶，胆大妄为，非得好好管束不可……”

季鹏翔见到龙中宇没有说话，胆子更加壮了，他拍了拍腰上的短剑，道：“看你那白白净净的样子，也不见得有多大功夫，来，让小

爷试试你们武当派的剑法……”

龙中宇轻叱一声，道：“季鹏翔，你忘了早上被人摔出客店外的情形？又敢到处惹事！”

季鹏翔一怔，诧异地问道：“你……你如何晓得早上的事？你是谁？”

龙中宇还没说话，无尘道人已抢先道：“他是银龙剑客龙中宇，你听过没有？”

“银龙剑客？”季鹏翔睁大了眼睛，道：“你便是什么中原四大剑客的银龙剑客？”

龙中宇微微一笑，道：“怎么，你还想不想试试我的剑法？”

季鹏翔满脸怀疑之色，道：“凭你这个样子会是银龙剑客？我才不相信呢！”

龙中宇笑道：“看来你非要跟我比试一番了？”

季鹏翔颌首道：“你如果能打败我，我便相信你是……”

他这句话还未说完，突然听得远处传来呼唤之声，不由得愣了一愣。

龙中宇循声望去，但见十丈开外，一条白色的人影飘然飞跃而来，他笑了笑道：“季鹏翔，你的姐姐来了。”

季鹏翔一听那呼唤之声，立即便晓得是姐姐来了，他连龙中宇的话都不敢回，拔足便跑。

龙中宇敞声一笑，道：“你想跑哪里去？”

他的身形一动，已迅如电掣地闪掠至季鹏翔的身前，拦住了他的去路。

季鹏翔嚷道：“让开点！”

他伸出左掌，顺着身躯前冲的势子，向着龙中宇小腹拍去。

龙中宇又怎在乎季鹏翔这一掌？他笑道：“好小子，真的动手来了。”

他身形一闪，挪到季鹏翔的身后，右手一伸，便抓住对方的衣

领，一把将他提了起来。

季鹏翔一掌击出，眼前人影便失去踪迹，使得他微微一愕，就在那一愕之间，他的整个身子已被龙中宇提在空中。

季鹏翔晓得这下是碰到高人了，可是倔强的个性使得他不服气，身躯一扭，右足往后疾踢而出。

他还怕自己那一脚不能奏效，紧跟着便拔出腰上的短剑，反手往后撩去。

龙中宇冷嗤一声道：“孩子，你好大的胆子。”

龙中宇一把抓住了季鹏翔的脚，顺手往上一掷，根本没等对方的短剑刺出，便将季鹏翔的身子抛起两丈多高。

这时，那自比剑会场飞奔而来的季若薇已距离此处将近十丈之遥。

由于龙中宇他们立身在沿山脊铺就的小径上，而季若薇是自山腹凹处的坡地奔来，视线受到地形的隔断，没能看到立身路上的龙中宇和无尘道人。

但是季鹏翔这一被抛起空中两丈有余，立即被季若薇看得清清楚楚。

她扬声道：“鹏弟！”

她不叫还好一点，这一叫几乎把季鹏翔的魂都给叫出来了。

季鹏翔生来是天不怕地不怕，在家连父母都不在乎，出了外面更是到处惹祸，并且还惟恐祸事闯得不够大，因此，几乎没有不见他便觉得头大。

可是他惟独见到了季若薇，那份包天的胆子便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任何时候，只要季若薇一到，他便连动一下都不敢。

这也是他们两人被人唤作“红孩儿”和“玉观音”的原因之一。

季鹏翔的身形尚在空中，一听得季若薇的呼唤，早已吓得他的脸色都变了，刚一落地，便待拔足逃走。

哪知他才掠出两尺，眼前一花，龙中宇已拦在他的面前。

季鹏翔一咬牙，横剑急划而出，怒道：“别拦小爷的路！”

龙中宇挪身闪过他这一剑，笑道：“你姐姐来了，你还敢溜？”

季鹏翔见到龙中宇闪身挪开，他哪还敢逗留？斜斜地一窜，想要从龙中宇的左侧溜走。

可是他的身形一动，龙中宇又如鬼魅似地拦在他的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季鹏翔气得满脸通红，怒道：“小爷……”

他的话才出口，身后已传来季若薇的喝声道：“鹏弟，你还不跟我住手！”

季鹏翔脸色大变，闻声侧过头来，只见他的姐姐已经自山坡奔了上来，站立在距他不足丈许处。

他心头一凉，晓得自己再也无法溜走了。

狠狠地瞪了龙中宇一眼，他把短剑插回鞘中，缓缓回过身来，唤了一声：“姐姐！”

季若薇的脸上蒙着白色的面纱，看不到她被白纱覆盖后的面色如何。

但是从她露出在面纱外的两只澄澈的眼神中，却可看到里面射出来的怒气。

季鹏翔一见到她眼中射出来的凛凛目光，立即全身都不自在起来。

季若薇冷冷地望了季鹏翔一眼，道：“你想要跑到哪里去？”

季鹏翔强咧了咧嘴，道：“我……我出来溜溜，看看这儿的风景。”

季若薇冷哼一声道：“你还敢狡辩？”

## 第十五章 深谋远虑

季鹏翔浑身打了个哆嗦，垂着头不敢吭气。

龙中宇看到季鹏翔的样子，心中不由得暗暗好笑，忖道：“像这种顽皮的孩子，只有他的姐姐能够制服他，除了她之外，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管得了他了。”

他望了季若薇一眼，只觉她站在那儿，全身洋溢着一股圣洁而冷莹的光华，竟是使人不敢逼视。

在这烈日之下，她的全身涌现一肌寒冰之气，仿佛是从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来的冰雪仙子，一种冷傲、孤高之态，充分地显现出来。

龙中宇心中颇为惊讶于季若薇身上那份出奇的美，他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定了定神，他收敛起稍稍紊乱的心情，不再多望季若薇一眼，向着无尘道人行去。

他才自季若薇身边闪过，已听得她低声唤道：“这位少侠请留步。”

龙中宇脚下一顿，偏过头去，只见季若薇那澄清的眸子凝望着自己。

龙中宇心中一窒，道：“这位姑娘……”

季若薇一敛衽，道：“舍弟年幼顽劣，到处生事，得罪了少侠，还请少侠原谅。”

龙中宇看了那垂头丧气的季鹏翔一眼，只见他的粉脸绷得紧

紧的，小嘴噘得老高，正在生闷气。

他淡然一笑，道：“没有什么，在下只是从未见过如令弟那样可爱的孩子，所以贸然出手逗了逗他，以致惹他生气，真正说来，还是在下的不对，不能责怪令弟。”

季鹏翔一听龙中宇之言，眼中发光，抬起头，望着龙中宇，满脸都是感激的神色。

季若薇凝目望了龙中宇一眼，道：“多谢少侠包涵了！”随即又对季鹏翔道：“鹏弟，还不向这位少侠道歉，若不是他替你说情，今天我便要好好地惩责你一番了。”

季鹏翔也不敢多吭气，朝龙中宇抱了抱拳，道：“鹏翔有失礼之处，多承龙少侠见谅，谨此致谢……”

龙中宇见到他那规规矩矩的样子，心里颇为欢喜，他暗忖道：“到底这孩子是出身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虽说孩子脾气，喜欢顽皮生事，却能坦然认错。”

他肃然抱了抱拳，道：“不敢当得小兄弟的多礼……”

季若薇等龙中宇说完了话，问道：“听舍弟之言，少侠贵姓龙，莫非是银龙剑客……”

龙中宇抱拳道：“不敢当，在下正是龙中宇。”

季若薇轻轻地哦了声，凝目打量了龙中宇一眼，柔声道：“原来是中原四大剑手中身居首位的龙大侠，奴家失敬了。”

龙中宇见到季若薇听得自己的名字之后，眼中突然露出一股奇异的光采，等他要凝目捕取那份奇异的光采时，却已见她的眼帘一沉，那缕光采一闪即灭。

他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特异情绪，暗自思忖道：“她为什么要以那种眼光望我？那里面到底是蕴含着什么意思？”

季若薇见到龙中宇一时之间，竟然怔在那儿，她那颗灵巧的心立即便已将龙中宇的心情猜测出来了。

顿时，她那澄澈的眼睛恍如蒙上一层薄雾，默然地凝望龙中